

史海一粟

朱子彦/编撰

「除却治史难成

癖，甘居斗室耐寂

寥」，确是我发自

肺腑的由衷之言。

古人中有钱癖，如

和峤；有马癖，如

王济；有《左传》

癖；如杜预；有洁

癖，如洪承畴。余

学古人，自当以杜

元凯为效仿。

史海一粟

——朱子彦著述 书评 访谈集

朱子彦 编撰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海一粟 / 朱子彦编撰.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8

ISBN 978 - 7 - 5496 - 2695 - 3

I. ①史…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5223 号

史海一粟

编 撰 / 朱子彦

责任编辑 / 熊 勇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1000 1/16

字 数 / 330 千字

印 张 / 28

ISBN 978 - 7 - 5496 - 2695 - 3

定 价 / 45.00 元

除却治史难成癖(代序)

余于丁酉春节开始编纂的这本小册子既非专著,亦非论文集,而是本人历年著述的目录索引,媒体对余的访谈、同行专家学者为拙著所撰之书评与部分精选的演讲录^①,并附上家世、先祖遗稿《浮生记》的简介,及对先慈的回忆。余之所以欲结集成册,并非做藏诸名山,传之后世之痴梦,而是对数十年学术生涯作阶段性小结及不忘祖考恩泽而已。吾虽笃信:“我命在我不在天”^②,但毕竟已近古稀之年,时下七旬翁虽不足为奇,但人生修短无常、生死不测。况吾身体素来孱弱,故不得不早为后虑。虽然编纂的材料都是现成的,然要集腋成裘,仍然不易。例如访谈与书评的文稿,时间前后相隔数十年,其中余又举家乔迁,有的就不慎散佚流失了。好在凭着记忆以及使用电脑竭力搜索,又蒙王光乾、诸文进、励大立、张现国等贤弟子以及女婿方哲、友人谢步罡先生的鼎力相助,竟然在短短三个多月内完成了此项“小工程”,了却了夙愿。

“诗言志,歌咏言”,当编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我感到还须写一弁

① 我给全国网络小说作家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禅代与革命——以汉魏禅代为中心》的讲座,对革命与禅让、禅代作了全新的诠释,引起作家们浓厚的兴趣,认为演讲内容澄汰旧说,迭有新见,具有较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报告结束后,与会者纷纷提出问题,与我作了很好的探讨与互动。三国文化与宗教文化亦是我近年来所关注的学术对象,尤其是作为本土宗教文化的道教更是探究的重心,曾在多地作过道教与传统文化的演讲,故我将禅代、道教及三国文化这三讲收入本书中。

② 《抱朴子内篇·黄白》:“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老子西升经》云:“我命在我,不属天地。”道教学者一反儒家“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观念,为追求长生积极同自然作斗争。

言,以明宗旨。何以为题呢?颇费踟蹰,反覆思量后,猛然忆起,数年之前,《上海大学学报》开辟了一个“上大学人”专栏,专门介绍校内知名教授的学术成果,余有幸亦忝列其中。主编董乃斌教授要我用最精炼的语言在专栏上谈治学的体会,余惶恐领命,写上了“除却治史难成癖,甘居斗室耐寂寥”的自勉之词(刊载于《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封二)。

“除却治史难成癖,甘居斗室耐寂寥”,^①确是我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古人中有钱癖,如和峤;有马癖,如王济;有《左传》癖,如杜预;有洁癖,如洪承畴。余学古人,自当以杜元凯为效仿。当然,要说治史成癖是幼时养成的习惯,这就是大言不惭之辞了。余虽幼年多病,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但年轻时亦十分贪玩,曾经沉湎、迷恋于斗蟋蟀、打扑克、下象棋、听评弹。然而这些爱好终难成其癖,至今日,仅偶尔于闲暇之时,去书场听评弹而已,余则早就弃之如敝屣也。

为何成为我矢志不渝的唯有治史呢?往事虽如烟,但回溯一番却不无裨益。余今年已近古稀,从而立之年入复旦历史系求道问学始,屈指算来,已三纪有余了,回顾几十年的求学历程,虽躬逢承平盛世,但平坦中仍有坎坷与曲折。余执教的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复旦大学分校,它创立于1979年。分校初创时期,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历史系中的教师大都数来自于非学术机构,有的老师虽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文革”十年动乱中基本上都中断了治学之路。系里关注的主要方向,是要求老师们能够开设课程,提高教学质量。众所周知,衡量高校学术水准的主要标志是科研能力的高低,而此时的历史系对老师们基本上没有科研要求,更遑论要求教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即使有个别教师在较高级别的刊物上刊发论文,系里

^① 余在淮海中路葆仁里的旧居仅十余平方米,余生于斯,长于斯,娶妻成家于斯,老母妻女聚居于斗室数十年,也可效唐代诗人刘禹锡作《陋室铭》矣。

既无奖励,^①更无表彰,甚至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实事求是地说,初创时期的历史系缺乏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

然而我并没有因无科研“压力”而感到轻松。古语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余仅有本科学历,且资质驽钝,中年方步入史坛,先天明显不足。一旦满足于仅当一个教书匠,而不给自己施压,抓紧时间搞科研,必将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所以,我抱定的宗旨是:休管他学术环境如何?我必须恒定、恒心,“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既定目标,一心一意做学问。

治史者悉知:“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没有苦行僧式的面壁精神,是不可能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但坐冷板凳有时也并非个人的一厢情愿。所谓“时也,势也”,改革开放初期,当面临社会大转型,学术界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纯学术研究面临着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当“一切向钱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而来时,历史学更是面临空前的危机,历史无用论、研究历史挣不到钱等等,一时间,甚嚣尘上,聒噪不休。尤其是上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与本市其他学校的同专业相比,素来处于弱势,因此面临着转型重组,甚至是被淘汰的危险。

面对历史系生源短缺,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找不到理想的就业单位,学院和系里都开始考虑转型旅游专业,有的老师突发奇想地要搞“上海学”。^②他们声称历史系没有出路,继续走下去就会变

^① 自2005年开始,历史系教师若在《历史研究》上刊登论文,可获三万元奖金,若发表论文于《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考古》、《文物》上,可获一万元奖金,凡在CSSCI来源期刊上刊登论文,亦不低于三千元奖金。

^②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大历史系领导提出当今社会有敦煌学、徽州学、藏学、浙学等等,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理应建立“上海学”。后由上大历史系出面牵头,邀请诸多专家学者,召开了数次学术讨论会。然而,上大历史系并无专门研究上海史,更遑论探究新型学科“上海学”。今日上海学这面旗帜已为其他高校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举起,上大历史系作为发起与始作俑者,经过一阵喧嚣鼓噪之后,竟然无人参与,徒为有识者哂笑而已。

成“历死”。部分教师为生计谋，情不自禁地跟风，放弃史学，转而开设旅游学、秘书学、政治学的课程。有的干脆改行，从历史系跳槽到学校新建立的旅游系、影视学院、数码学院。和我同时留校执教的同学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去了上海博物馆；有的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禅宗的要典《坛经》（《行由第一》）记载着一段风幡不动的故事：“时有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面对上至社会，下到本系的风动、幡动，我是心动，还是心不动。依家境而言，余居于陋室，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幼女，区区俸禄仅够平时的日用开销而已，可谓囊中羞涩得紧，远乏古代宦门之士优游林下，衣食无忧，治学不为稻粱谋的条件。

然而，此时我正忙于撰写我的第一部著作《朋党政治研究》，不久，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徐连达教授合作撰写《中国皇帝制度》，《中国皇帝制度》完成后，又顾不上调整状态，连续“作战”，开始撰写《后宫制度研究》。我觉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学术生命的旺盛期，精神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撰写学术论文及著作，好比老僧在洞中闭关修炼一般，竟然对世事的变化无动于衷。

我能有“风动、幡动，而心不动”的定力，可能还源于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学者交往后的感悟。我在会上有幸结识的知名学者，特别是学界老前辈，其中有不少人做学问废寝忘食，达到了物我二忘的境界。令我特别崇敬的是已故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顾诚教授。顾先生说：“任何学者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刻苦二字。”但顾诚先生的治学，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长年累月、异乎寻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谈起，说自己年轻时，白天经常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

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从未停止。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干着干着就忘了钟点,常常是到了后半夜,周围的宿舍都早已息灯,他才就寝。顾诚先生的史识和史才令人钦羡,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顾诚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专心治史,任凭商品大潮如何冲击,坐冷板凳的决心从不动摇。可以说,顾诚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史学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别无所求。他的这种清苦自持、安贫乐道、与书为伴、专心治史的精神,在人欲横流、风气浮躁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学术研究贵在坚持、贵在定力、贵在成癖,贵在安贫乐道,贵在数十年如一日(即今人常说的“可持续”),这是古往今来学人的共识,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成功。所以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即绝不满足学校给教师所规定的科研、教学任务或指标,而是自己给自己加压。根据日后统计,我每年总能在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三至四篇论文,^①每隔二、三年出一本专著。集腋成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迄于今日,我共发表学术论文一百零七篇,文章三十九篇,专著十一部,主编著作五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邵雍教授对我言道,他每发表一篇论文时,总是欣喜不已,如同弄璋、弄瓦一般。我对他开玩笑说,你和武林孤山处士林和靖相似,以论文专著为“梅妻鹤子”也。他也反嘲道:你老兄亦是如此。

1994年,新上海大学建立,新上大由几个高校合并而组成,以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担任校长,由于大力引进人才,学校获得快速发展。

^① 去岁前往文学院开会,获悉文学院教师在人文学科 CSSCI 来源期刊上刊载论文每年平均约 0.8 篇。

在钱校长的大力支持下,^①上大历史系不仅得以保留下来,并建立了硕士点,2000以后又建立起博士点。历史系的“突飞猛进”,使我有措手不及,我能适应历史系高速发展的新形势吗?作为一个仅有本科学历的教师能否胜任招带硕士生、博士生?余不禁有些惶惑,深恐力不能及,且误人子弟。然而,学校的规定是只要有相应的职称就能带硕士生、博士生,并没有对教师的学位作出限制,所以我也有幸成为本系第一批的硕导和博导。

带出一批合格的硕士和博士并不比撰写论文和专著轻松,对我而言,乃是教师生涯中的一次严峻挑战。我感到,要培养合格的硕士和博士的首要条件是教师本人须成为合格的硕导和博导。除了开设相应的硕士生、博士生课程之外,最主要的是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如何撰写论文。指导学生写论文颇为不易,学生从选题、开题、查寻史料、建构论文学术框架、明确论文问题意识、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以及基本史料价值述略、研究的旨趣与目标等等,直到论文最后阶段的校对,包括文字的润饰,教师都要与学生一起讨论,仔细审核,严格把关,绝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与懈怠。扪心自问,以上诸方面,我基本上都做到了。但百密仍有一疏,孟蓉同学硕士毕业论文某个章节的某个段落抄袭学界某位教授的专著,由于我的疏漏,没有察觉,后在送审中被同行专家发现,此事虽经我事后努力,得以弥补,但给我以深刻的教训。此后,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更注重育人,也就是在注重史才、史学、史识的同时,更强调史德的重要性。

由于我带硕士生、博士生之时,已临近退休之期,故数量并不

^① 钱校长认为,上大作为一所综合型高校,必须要有高水准的人文社会学科,而历史学乃是人文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专业。钱校长叔父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故钱伟长虽本人是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但他对历史学却情有独钟,他十分关心历史系的学科建设,曾多次邀请校、院、系的有关领导和教师商谈如何发展历史学,钱老还莅临文学院,亲自作“鲜卑人哪儿去了”的学术报告。

太多,但硕士生中的佼佼者,如王光乾同学就学业有成。^①我带的博士生有王安中(历史系第一个毕业的博士)、刘训华、孙祥伟、黄亦君等四人,毕业数年后著述颇丰,^②目前他们都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供职,且都已评上教授或研究员。曾记得,史学泰斗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余何人,岂敢与大师比肩,但有学生为教授,亦深感欣慰矣!

2008年底,我至耳顺之年,自觉身体尚可,且正是研究史学、出成果的重要时期,但学校规定,凡未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教授,包括博导都得退休。余不才,虽则论文、专著颇多,但两次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皆不果,又不善长公关,更不屑为“五斗米”而曲意逢迎,故在学校所谓的“退休”政策中被“一刀切”了。^③后由学院领导返聘余三年,至2011年终于彻底归隐林泉。

7...

退休之初,余心情颇为沮丧,但经过调整之后,很快就恢复常态。^④余自问道:你就那么在乎所谓的“退休”!从学校里退下来,无非就是少了一笔俸禄而已。真正有志于做学问的人,不分时间、地点、环境,做学问是终身之事,并不受退不退休的限制。令余慰藉的是,余之学术成果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特别是前年我在史学界最权威的刊物《历史研究》上刊发论文,并获得上海市

① 王光乾撰写的专著《诗礼传家——嘉定望族》、校注《光绪嘉定县志》、《嘉定李流芳全集》均获得学界较高评价,现在他已成为研究嘉定史的学者。

② 王安中,现任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省部级项目十余项,撰写专著1部,在《近代史研究》、《党的文献》、《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期刊报纸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刘训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20余项。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专著《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③ 学校的退休政策并不公正,其中多有弊端,凡担任领导职务以及所谓的大牌教授,即使未申请到项目,都可以各种潜规则超过六旬之后方退休,有的甚至到七旬还在岗位上坐享俸禄。

④ 除了撰写学术论著之外,余近年来又在上海老年大学、上海老龄大学、宝钢老年大学开设《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三国人才谋略与外交》等课程。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完成了平生的夙愿。经过六载笔耕，专著《中国朋党史》亦于去年出版，同行专家评价颇高，其中有“令人惊讶的是，这部贯通先秦至晚清的通史，竟由一己之力完成，实属不易，足以接受崇高敬意。”之语，此书又获得“腾讯·商报华文好书”2016年度人文社科类好书奖。^①

退休之后再从事学术研究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敝校退休教师中屈指可数，可谓少之又少。令我较为感佩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吴仁安教授，他在退休之后，亦于斗室之中孜孜不倦地做学问。76岁时，他欲将生平所撰之论文结集出版，余知当前出版社早就改制为企业，已将赢利作为主要目标，论文集缺少读者，亦少销路，很难出版。故劝他打消此念。但吴先生并不放弃，竟然自掏腰包，出版了近七十万字的《明清史事与江南望族探微》一书。吴先生退休得早，家境亦不富裕，在早已评上教授，并无晋升职称的压力下自费出版论文集，实属不易。他的治学格言是“书生自古不寂寞”，余深然之。

人生苦短，若白驹过隙，唯有“立德、立功、立言”，方能不朽，然而“三不朽”境界何其高哉！青史上成为三不朽者能有几人，甚至能做到其中之一者，即能书之竹帛。其实三不朽亦有高低上下之分，春秋时期的鲁国叔孙豹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吾辈一介书生、穷措大耳，立德、立功无从谈起，唯有“立言”尚可稍作企盼与努力，但“立言”又何尝容易！即使主持基金项目十数项，撰有专著数十部，论文数百篇，所谓著作

^① “华文好书”聚焦和鼓励华语原创图书，所推选好书皆为2016年本土原创佳作，强调人文价值和思想情怀。最终评出评委会特别奖10本，文学类好书奖10本、人文社科类好书奖10本、生活类好书奖10本、儿童类好书奖10本，总计50本好书。人文社科类10本好书的作者是钱乘旦、李零、杨奎松、钱理群、朱子彦、陆铭、徐贲、欧阳莹之、王明珂、郑非。

等身者，^①若其论著无学术质量，文字东拼西凑，就可能是废纸一堆，徒为人笑，又岂能藏诸名山，传之后世呢？

“立言”之难可从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中探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中的第二境和第三境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认准了目标之后，要奋力投入，并以此为荣、为乐，这是第二境之意。“第三境”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可是第一境界到底怎样解读？就不很清楚，其实倒是更值得思考求索。余之拙见，以做学问为例，经过多年努力，可能已经小有成就，但登上高楼俯视，^②突然会感到十分渺小，以往曾自我欣赏的那些成绩或成就忽然变得微不足道了。而下一步向哪儿走？怎么走？心中又一片茫然。这种状

9

① “立言”不在数量之多寡，而在于是否是上乘精品之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辞书的编纂在繁荣的局面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的典型是王同亿，他在十年间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出版了二十五部词典，共一亿七千多万字，诚可谓是著作等身也。但据2001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报道：“今年1月，数年前我国最大的一起辞书抄袭案的主角王同亿以一套‘新世纪系列词典’‘重出江湖’，其中《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因质量低劣，相当一部分内容低级粗俗，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严厉批评，近日，更有几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披露，该词典实际出自他们之手。”又如民国学者蔡东藩著《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十一部，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历史演义之最。但蔡氏《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远不能同罗贯中《三国演义》相比，神州大地知晓蔡东藩者能有几人，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古往今来影响之大，则遍及寰宇，几乎童稚皆知也。

② 此处喻为学术之高峰，所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也。

况,就像西风吹秃了碧树的枝头,满目萧瑟和荒凉,而壮心未已的人,在高楼之上将天涯路望尽,一心要找到一条合适的方向和道路来。

我觉得,很多人重视并理解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第二、第三种境界,而没有真正理解、甚至看轻了他所说的第一种境界。其实,最重要也是最难达到的是第一种境界,只有敢于挑战和质疑自我,跳出种种习惯和束缚,才能迎接机遇,才能创新,才能打开一条新路,才能获得新的前进动力。反躬自省,我离王国维“治学三境界”有多远距离?恐怕离第一境界都未达到,岂敢沾沾自喜。^①

今人寿考与古人相比,有大幅度提升。前辈学者治史至耄耋之年多矣。余年未满七旬,继续治学似应不成问题。然而,余自幼羸弱多病,后虽经吾妻精心照料,多方治疗,有所好转,但毕竟不能同康健强壮者相比。除宿疾哮喘始终未愈之外,余近几年又罹患上食道溃疡、高血压、慢性肠炎、前列腺增生等多种疾病。特别令吾难受的是,2011年10月在泰州旅游时遭遇车祸,虽侥幸躲过一劫,不致在车轮下丧生,但肋骨骨折后留下了后遗症,右胸一直隐隐作痛,虽经中西医反复治疗,然均无成效,而且每当我在电脑上作业,撰写文稿时,疼痛感就加剧。如此一来,胸痛不仅影响、困扰我的生活质量,且成为我治学的最主要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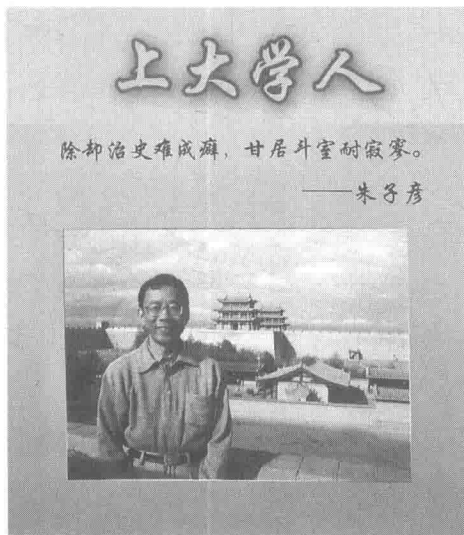
鉴于余身体状况欠佳,有友人相劝:你现有的成果已经不少,可以不必再劳心费神地研究学问,应静心休养,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要务。实事求是地说,此乃金玉良言,不无道理。何去何从?我是就此打住,给自己的学术生涯划上句号,还是继续治史,笔耕依旧。思之再三,我还是选择了后者。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书生本色,秉性难移吧!近年来除了读史书之外,我还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在现当代诸

^① 2017年4月21日偕妻赴海宁盐官镇参观瞻仰王国维故居,了却了余多年的夙愿。

多作家中,我最敬佩的是已故的作家史铁生先生。一个在 21 岁就双腿永远也站不起来的作家,他的精神和灵魂却因自己的写作而将永远矗立着,并感动着一代人的内心世界。史铁生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敏锐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我和史铁生从事的是不同的两个专业,但人文精神是相通的,我和史先生相比,犹如萤火之光比之于天空之皓月。然而,借用太史公之语来说,我对他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最后,我用史铁生的一段话来作为自序的结尾,藉此语以自勉之。史铁生说:“仅为了呼吸和吃饭而活着莫如去死。我现在没有后路可退,退就等于死。只有努力学习,拼命向上,争取为人民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从而使这也许不长的后半生,过得才有意义。”^①

11



① 修晓林:《用生命书写生命的作家》,《上海知青网》2013 年 12 月 23 日。

目 录

除却治史难成癖(代序)	1
-------------	--------

简历与学术成果

简历	3
----	--------

学术专著	5
------	--------

主编著作	6
------	--------

撰写辞典	7
------	--------

学术论文	7
------	--------

刊发文章	13
------	---------

演讲录	15
-----	---------

光盘	16
----	---------

基金项目	16
------	---------

所获奖项	17
------	---------

开设课程	20
------	---------

访谈与媒体报导

访谈 朱子彦：为何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都要 “禅代”？	25
--------------------------------	---------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研究报告： 基于中文论文的研究(2017 版)	36
--	---------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历史学类)	
——搜狐教育搜狐网	40
开拓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朱子彦教授访谈 朱子彦 谢宝耿	46
史家是这样炼成的 施宣圆	64
在史学领域里艰辛探索的勇者	
——访著名多点视角历史学家朱子彦教授 胡根喜	66
揭密明朝宫廷的荒淫生活和陪葬制	
——专家曝明后宫密闻：四岁选入宫，皇帝驾崩妃嫔 生殉 倪方六	73
历史学家眼中的真实“三国” 雷 俊	76
孔明想当皇帝不是过 张林烽	80
用证据说话 用“双腿”走路	
——记历史系教授朱子彦 宋 赢 李祯金	85
曹操形象的“三次贬值” 孙行之	89
靠族谱觅曹操后裔，不靠谱	
——三国史专家朱子彦致电本报记者 陈熙涵	94
瑰伟动人的时代 王卓芬	97
史学家是资深“三国迷”，哲学家掌管清华国学院 方福明	103
汉朝四百年大树，曹操把它蛀空了	
——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在杭谈三国与谋略 陈 骥	105
朱子彦畅谈三国政治 施宣圆	112
上大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商榷“确定曹操家族DNA”	
——仅凭曹鼎牙齿难揭曹操身世 王 蔚	117
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才能的五个后妃 张 茹 沈 苗	119
李商隐：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朱子彦	126

年轻人读历史,心里要有一杆秤

——专访《中国朋党史》作者朱子彦 张 丫

袁梦佳140

古代中国的朋党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罗 昕145

东华大学名师讲堂

——“朱元璋与明初政治”讲座通讯稿 周琪森155

三国史研究有哪些不足和可开拓之处? 朱子彦158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司马懿为何过去一直是

反面角色? 万建辉173

书 评

姜义华、卜宪群评《中国朋党史》183

3

朋党之争 曹正文185

一部探寻中国古典政治奥秘的力作

——评《朋党政治研究》 杨志刚187

资料翔实 脉络清晰

——读《中国皇帝制度》 薛明扬193

皇帝制度与中国社会

——《中国皇帝制度》读后 杨志刚198

一部研究我国古代制度史的力作

——《后宫制度研究》述评 孟祥才204

宫花寂寞红

——评朱子彦著《后宫制度研究》 徐连达207

后宫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

——评介《后宫制度研究》 杨志刚212